

金庸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天龍八部



金
庸
著

天 龍 八 部

一

陝
西
人
民
出
版
社

天龙八部

第一集

金庸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上海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2.125 插页 2 字数 270,000

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2次印刷

书号: 10094·602 定价: 1.90元

释 名

“天龙八部”这名词出于佛经。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向诸菩萨、比丘等说法时，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。如《法华经·提婆达多品》：“天龙八部、人与非人，皆遥见彼龙女成佛”。“非人”是形貌似人而实际不是人的众生。“天龙八部”都是“非人”，包括八种神道怪物，因为以“天”及“龙”为首，所以称为“天龙八部”。八部者，一天，二龙，三夜叉，四乾达婆，五阿修罗，六迦楼罗，七紧那罗，八摩呼罗迦。

“天”是指天神。在佛教中，天神的地位并非至高无上，只不过比人能享受到更大、更长久的福报而已。佛教认为一切事物无常，天神的寿命终了之后，也是要死的。天神临死之前有五种征状：衣裳垢腻、头上花萎、身体臭秽、腋下汗出、不乐本座（第五个征状或说是“玉女离散”），这就是所谓“天人五衰”，是天神最大的悲哀。帝释是众天神的领袖。

“龙”是指龙神。佛经中的龙，和我国传说中的龙大致差不多，不过没有脚，有时大蟒蛇也称为龙。事实上，中国人对龙和龙王的观念，主要是从佛经中来的。佛经中有五龙王、七龙王、八龙王等等名称。古印度人对龙很是尊敬，认为水中生物以龙的力气最大，因此对德行崇高的人尊称为“龙象”，如“西来龙象”，那是指从西方来的高僧。古印度人以为下雨是龙从大海中取水而洒下人间。中国人也接受了这种说法，历本上注明几龙取水，表示今年雨量的多寡。龙王之中，有一位

叫做沙竭罗龙王，他的幼女八岁时到释迦牟尼所说法的灵鹫山前，转为男身，现成佛之相。她成佛之时，为天龙八部所见。

“夜叉”是佛经中的一种鬼神，有“夜叉八大将”、“十六大夜叉将”等名词。“夜叉”的本义是能吃鬼的神，又有敏捷、勇健、轻灵、秘密等意思。《维摩经》注：“什曰：‘夜叉有三种：一、在地，二、在空虚，三、天夜叉也。’”现在我们说到“夜叉”都是指恶鬼。但在佛经中，有很多夜叉是好的，夜叉八大将的任务是“维护众生界”。

“乾达婆”是一种不吃酒肉、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神，是服侍帝释的乐神之一，身上发出浓冽的香气。“乾达婆”在梵语中又是“变幻莫测”的意思，魔术师也叫“乾达婆”，海市蜃楼叫做“乾达婆城”。香气和音乐都是缥缈隐约，难以捉摸。

“阿修罗”这种神道非常特别，男的极丑陋，而女的极美丽。阿修罗王常常率部和帝释战斗，因为阿修罗有美女而无美好食物，帝释有美食而无美女，互相妒忌抢夺，每有恶战，总是打得天翻地覆。我们常称惨遭轰炸、尸横遍地的大战场为“修罗场”，就是由此而来。大战的结果，阿修罗王往往打败，有一次他大败之后，上天下地，无处可逃，于是化身潜入藕的丝孔之中。阿修罗王性子暴躁、执拗而善妒。释迦牟尼说法，说“四念处”，阿修罗王也说法，说“五念处”；释迦牟尼说“三十七道品”，阿修罗王偏又多一品，说“三十八道品”。佛经中的神话故事大都是譬喻。阿修罗王权力很大，能力很大，就是爱搞“老子不信邪”、“天下大乱，越乱越好”的事。阿修罗又疑心病很重，《大智度论卷三十五》：“阿修罗其心不端，故常疑于佛，谓佛助天。佛为说‘五众’，谓有六众，不为说一；若说‘四谛’，谓有五谛，不说一事。”“五众”即“五蕴”，五蕴、四谛是佛

法中的基本观念。阿修罗听佛说法，疑心佛偏袒帝释，故意少说了一样。

“迦楼罗”是一种大鸟，翅有种种庄严宝色，头上有一个大瘤，是如意珠。此鸟鸣声悲苦，以龙为食。旧说部中说岳飞是“大鹏金翅鸟”投胎转世，迦楼罗就是大鹏金翅鸟。它每天要吃一个龙王及五百条小龙。到它命终时，诸龙吐毒，无法再吃，于是上下翻飞七次，飞到金刚轮山顶上命终。因为它一生以龙（大毒蛇）为食物，体内积蓄毒气极多，临死时毒发自焚。肉身烧去后只余一心，作纯青琉璃色。

“紧那罗”在梵语中为“人非人”之意。他形状和人一样，但头上生一只角，所以称为“人非人”，善于歌舞，是帝释的乐神。

“摩呼罗迦”是大蟒神，人身而蛇头。

这部小说以“天龙八部”为名，写的是北宋时云南大理国的故事。

大理国是佛教国家，皇帝都崇信佛教，往往放弃皇位，出家为僧，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。据历史记载，大理国的皇帝中，圣德帝、孝德帝、保定帝、宣仁帝、正廉帝、神宗等都避位为僧。《射雕英雄传》中所写的南帝段皇爷，就是大理国的皇帝。《天龙八部》的年代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之前。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祐、绍圣年间，公元一〇九四年前后。

天龙八部这八种神道精怪，各有奇特个性和神通，虽是人间之外的众生，却也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。这部小说里没有神道精怪，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，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，就象《水浒》中有母夜叉孙二娘、摩云金翅欧鹏。

目 录

一	青衫磊落险峰行	1
二	玉壁月华明	37
三	马疾香幽	77
四	崖高人远	111
五	微步縠纹生	154
六	谁家子弟谁家院	193
七	无计悔多情	227
八	虎啸龙吟	261
九	换巢鸾凤	297
十	剑气碧烟横	345

(上回目调寄《少年游》·本意)

一 青衫磊落险峰行

青光闪动，一柄青钢剑倏地刺出，指向中年汉子左肩，使剑少年不等剑招用老，腕抖剑斜，剑锋已削向那汉子右颈。那中年汉子竖剑挡格，铮的一声响，双剑相击，嗡嗡作声，震声未绝，双剑剑光霍霍，已拆了三招。中年汉子长剑猛地击落，直砍少年顶门。那少年避向右侧，左手剑诀一引，青钢剑疾刺那汉子大腿。

两人剑法迅捷，全力相搏。

练武厅东边坐着二人。上首是个四十左右的中年道姑，铁青着脸，嘴唇紧闭。下首是个五十余岁的老者，右手拈着长须，神情甚是得意。两人的座位相距一丈有余，身后各站着二十余名男女弟子。西边一排椅子上坐着十余位宾客。东西双方的目光都集注于场中二人的角斗。

眼见那少年与中年汉子已拆到七十余招，剑招越来越紧，兀自未分胜败。突然中年汉子一剑挥出，用力猛了，身子微微一晃，似欲摔跌。西边宾客中一个身穿青衫的年轻男子忍不住“嗤”的一声笑。他随即知道失态，忙伸手按住了口。

便在这时，场中少年左手呼的一掌拍出，击向那汉子后心。那汉子向前跨出一步避开，手中长剑蓦地圈转，喝一声：“着！”那少年左腿已然中剑，腿下一个踉跄，长剑在地下一撑，站直身子待欲再斗，那中年汉子已还剑入鞘，笑道：“褚师弟，承让，承让，伤得不厉害么？”那少年脸色苍白，咬着嘴唇道：

“多谢龚师兄剑下留情。”

那长须老者满脸得色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东宗已胜了三阵，看来这‘剑湖宫’又要让东宗再住五年了。辛师妹，咱们还须比下去么？”坐在他上首的那中年道姑强忍怒气，说道：“左师兄果然调教得好徒儿。但不知左师兄对‘无量玉壁’的钻研，这五年来可已大有心得么？”长须老者向她瞪了一眼，正色道：“师妹怎地忘了本派的规矩？”那道姑哼了一声，便不再说下去了。

这老者姓左，名叫子穆，是“无量剑”东宗的掌门。那道姑姓辛，道号双清，是“无量剑”西宗掌门。

“无量剑”原分东、北、西三宗，北宗近数十年来已趋式微，东西二宗却均人材鼎盛。“无量剑”于五代后唐年间在南诏无量山创派，掌门人居住无量山剑湖宫。自于大宋仁宗年间分为三宗之后，每隔五年，三宗门下弟子便在剑湖宫中比武斗剑，获胜的一宗得在剑湖宫居住五年，至第六年上重行比试。五场斗剑，赢得三场者为胜。这五年之中，败者固然极力钻研，以图在下届剑会中洗雪前耻，胜者也是丝毫不敢松懈。北宗于四十年前获胜而入住剑湖宫，五年后败阵出宫，掌门人一怒而率领门人迁往山西，此后即不再参预比剑，与东西两宗也不通音问。三十五年来，东西二宗互有胜负。东宗胜过四次，西宗胜过两次。那龚姓中年汉子与褚姓少年相斗，已是本次比剑中的第四场，姓龚的汉子既胜，东宗四赛三胜，第五场便不用比了。

西首锦凳上所坐的则是别派人士，其中有的是东西二宗掌门人共同出面邀请的公证人，其余则是前来观礼的嘉宾。这些人都是云南武林中的知名之士。只坐在最下首的那个青衣少年却是个无名之辈，偏是他在龚姓汉子佯作失足时嗤的

一声笑。

这少年乃随滇南普洱老武师马五德而来。马五德是大茶商，豪富好客，颇有孟尝之风，江湖上落魄的武师前去投奔，他必竭诚相待，因此人缘甚佳，武功却是平平。左子穆听马五德引见之时说这少年姓段，段姓是大理国的国姓，大理境内姓段的成千成万，左子穆当时听了也不以为意，心想他多半是马五德的弟子，这马老儿自身的功夫稀松平常，调教出来的弟子还高得到那里去，是以连“久仰”两字也懒得说，只拱了拱手，便肃入宾座。不料这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，竟当左子穆的得意弟子佯出虚招诱敌之时，失笑讥讽。

当下左子穆笑道：“辛师妹今年派出的四名弟子，剑术上的造诣着实可观，尤其这第四场我们赢得更是侥幸。褚师侄年纪轻轻，居然练到了这般地步，前途当真不可限量，五年之后，只怕咱们东西两宗得换换位了，呵呵，呵呵！”说着大笑不已，突然眼光一转，瞧向那段姓青年，说道：“我那劣徒适才以虚招‘跌扑步’获胜，这位段世兄似乎颇不以为然。便请段世兄下场指点小徒一二如何？马五哥威震滇南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段世兄的手段定是挺高的。”

马五德脸上微微一红，忙道：“这位段兄弟不是我的弟子。你老哥哥这几手三脚猫的把式，怎配做人家师父？左贤弟可别当面取笑。这位段兄弟来到普洱舍下，听说我正要到无量山来，便跟着同来，说道无量山山水清幽，要来赏玩风景。”

左子穆心想：“他若是你弟子，碍着你的面子，我也不能做得太绝了，既是寻常宾客，那可不能客气了。有人竟敢在剑湖宫中讥笑‘无量剑’东宗的武功，若不教他闹个灰头土脸的下山，姓左的颜面何存？”当下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请教段兄大号如何称呼，是那一位高人的门下？”

那姓段青年微笑道：“在下单名一誉字，从来没学过什么武艺。我看到别人摔跤，不论他真摔还是假摔，忍不住总是要笑的。”左子穆听他言语中全无恭敬之意，不禁心中有气，道：“那有什么好笑？”段誉轻摇手中折扇，轻描淡写的道：“一个人站着坐着，没什么好笑，躺在床上，也不好笑，要是躺在地下，哈哈，那就可笑得紧了。除非他是个三岁娃娃，那又作别论。”左子穆听他说话越来越狂妄，不禁气塞胸臆，向马五德道：“马五哥，这位段兄是你的好朋友么？”

马五德和段誉也是初交，完全不知对方底细，他生性随和，段誉要同来无量山，他不便拒却，便带着来了，此时听左子穆的口气甚是着恼，势必出手便极厉害，大好一个青年，何必让他吃个大亏？便道：“段兄弟和我虽无深交，咱们总是结伴来的。我瞧段兄弟斯斯文文的，未必会什么武功，适才这一笑定是出于无意。这样罢，老哥哥肚子也饿了，左贤弟赶快整治酒席，咱们贺你三杯。今日大好日子，左贤弟何必跟年轻晚辈计较？”

左子穆道：“段兄既然不是马五哥的好朋友，那么兄弟如有得罪，也不算是扫了马五哥的金面。光杰，刚才人家笑你呢，你下场请教请教罢。”

那中年汉子龚光杰巴不得师父有这句话，当下抽出长剑，往场中一站，倒转剑柄，拱手向段誉道：“段朋友，请！”段誉道：“很好，你练罢，我瞧着。”仍是坐在椅中，并不起身。龚光杰登时脸皮紫胀，怒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段誉道：“你手里拿了一把剑这么东晃来西晃去，想是要练剑，那么你就练罢。我向来不爱瞧人家动刀使剑，可是既来之，则安之，那也不妨瞧着。”龚光杰喝道：“我师父叫你这小子也下场来，咱们比划比划。”

段誉轻挥折扇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你师父是你的师父，你师父可不是我的师父。你师父差得动你，你师父可差不动我。你师父叫你跟人家比剑，你已经跟人家比过了。你师父叫我跟你比剑，我一来不会，二来怕输，三来怕痛，四来怕死，因此是不比的。我说不比，就是不比。”

他这番话什么“你师父”“我师父”的，说得犹如拗口令一般，练武厅中许多人听着，忍不住都笑了起来。“无量剑”西宗双清门下男女各占其半，好几名女弟子格格娇笑。练武厅上庄严肃穆的气象，霎时间一扫无遗。

龚光杰大踏步过来，伸剑指向段誉胸口，喝道：“你到底是真的不会，还是装傻？”段誉见剑尖离胸不过数寸，只须轻轻一送，便刺入了心脏，脸上却丝毫不露惊慌之色，说道：“我自然真的不会，装傻有什么好装？”龚光杰道：“你到无量山剑湖宫中来撒野，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你是何人门下？受了谁的指使？若不直说，莫怪大爷剑下无情。”

段誉道：“你这位大爷，怎地如此狠霸霸的？我平生最不爱瞧人打架。贵派叫做无量剑，住在无量山中。佛经有云：‘无量有四：一慈、二悲、三喜、四舍。’这‘四无量’么，众位当然明白；与乐之心为慈，拔苦之心为悲，喜众生离苦获乐之心曰喜，于一切众生舍怨亲之念而平等一如曰舍。无量寿佛者，阿弥陀佛也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……”

他唠唠叨叨的说佛念经，龚光杰长剑回收，突然左手挥出，拍的一声，结结实实的打了他一个耳光。段誉将头略侧，待欲闪避，对方手掌早已打过缩回，一张俊秀雪白的脸颊登时肿了起来，五个指印甚是清晰。

这一来众人都是吃了一惊，眼见段誉漫不在乎，满嘴胡说八道的戏弄对方，料想必是身负绝艺。那知龚光杰随手一掌，

他竟不能避开，看来当真是全然不会武功。武学高手故意装傻，玩弄敌手，那是常事，但决无不会武功之人如此胆大妄为的。龚光杰一掌得手，也不禁一呆，随即抓住段誉胸口，提起他身子，喝道：“我还道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那知竟是个脓包！”将他重重往地下摔落。段誉滚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脑袋撞在桌子脚上。

马五德心中不忍，抢过去伸手扶起，说道：“原来老弟果然不会武功，那又何必到这里来厮混？”

段誉摸了摸额角，说道：“我本是来游山玩水的，谁知道他们要比剑打架了？这样你砍我杀的，有什么好看？还不如瞧人家耍猴儿戏好玩得多。马五爷，再见，再见，我这可要走了。”

左子穆身旁一名年青弟子一跃而出，拦在段誉身前，说道：“你既不会武功，就这么夹着尾巴而走，那也罢了。怎么又说看我们比剑，还不如看耍猴儿戏？这话未免欺人太甚。我给你两条路走，要么跟我比划比划，叫你领教一下比耍猴儿也还不错的剑法；要么跟我师父磕八个响头，自己说三声‘放屁’！”段誉笑道：“你放屁？不怎么臭啊！”

那人大怒，伸拳便向段誉面门击去，这一拳势夹劲风，眼见要打得他面青目肿，不料拳到中途，突然半空中飞下一件物事，缠住了那少年的手腕。这东西冷冰冰、滑腻腻，一缠上手腕，随即蠕蠕而动。那少年吃了一惊，急忙缩手时，只见缠在腕上的竟是一条尺许长的赤练蛇，青红斑斓，甚是可怖。他大声惊呼，挥臂力振，但那蛇牢牢缠在腕上，说什么也甩不脱。忽然龚光杰大声叫道：“蛇，蛇！”脸色大变，伸手插入自己衣领，到背心掏摸，但掏不到什么，只急得双足乱跳，手忙脚乱的解衣。

这两下变故古怪之极，众人正惊奇间，忽听得头顶有人噗哧一笑。众人抬起头来，只见一个少女坐在梁上，双手抓的都是蛇。

那少女约莫十六七岁年纪，一身青衫，笑靥如花，手中握着十来条尺许长小蛇。这些小蛇或青或花，头呈三角，均是毒蛇。但这少女拿在手上，便如是玩物一般，毫不惧怕。众人向她仰视，也只是一瞥，听到龚光杰与他师弟大叫大嚷的惊呼，随即又都转眼去瞧那二人。

段誉却仍是抬起了头望着她，见那少女双脚荡啊荡的，似乎这么坐在梁上甚是好玩，问道：“姑娘，是你救我的么？”那少女道：“那恶人打你，你为什么不还手？”段誉摇头道：“我不会还手……”

忽听得“啊”的一声，众人齐声叫唤，段誉低下头来，只见左子穆手执长剑，剑锋上微带血痕，一条赤练蛇断成两截，掉在地下，显是被他挥剑斩死。龚光杰上身衣服已然脱光，赤了膊乱蹦乱跳，一条小青蛇在他背上游走，他反手欲捉，抓了几次都抓不到。

左子穆喝道：“光杰，站着别动！”龚光杰一呆，只见白光一闪，青蛇已断为两截，左子穆出剑如风，众人大都没瞧清楚他如何出手，青蛇已然斩断，而龚光杰背上丝毫无损。众人都高声喝起采来。

梁上少女叫道：“喂，喂！长胡子老头，你干么弄死了我两条蛇儿，我可要跟你客气了。”

左子穆怒道：“你是谁家女娃娃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心下暗暗纳闷，不知这少女何时爬到了梁上，竟然谁也没有知觉，虽说各人都是凝神注视东西两宗比剑，但总不能不知头顶上伏着一个人，这件事传将出去，“无量剑”的人可丢得大了。但

见那少女双脚一荡一荡，穿着一双葱绿色鞋儿，鞋边绣着几朵小小黄花，纯然是小姑娘的打扮，左子穆又道：“快跳下来！”

段誉忽道：“这么高，跳下来可不摔坏了么？你快叫人去拿架梯子来！”此言一出，又有几人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西宗门下几名女弟子均想：“此人一表人才，却原来是个大呆子。这少女既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上得梁去，轻功自然不弱，怎么会要用梯子才爬得下来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你先赔了我的蛇儿，我再下来跟你说话。”左子穆道：“两条小蛇，有什么打紧，随便那里都可去捉两条来。”他见这少女玩弄毒物，若无其事，她本人年纪幼小，自不足畏，但她背后的师长父兄却只怕大有来头，因此言语中对她居然忍让三分。那少女笑道：“你倒说得容易，你去捉两条来给我看看。”

左子穆道：“快跳下来。”那少女道：“我不下来。”左子穆道：“你不下来，我可要上来拉了。”那少女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试试看，拉得我下来，算你本事！”左子穆以一派宗师，终不能当着许多武林好手、门人弟子之前，跟一个小女孩闹着玩，便向双清道：“辛师妹，请你派一名女弟子上去抓她下来罢。”

双清道：“西宗门下，没这么好的轻功。”左子穆脸色一沉，正要发话，那少女忽道：“你不赔我蛇儿，我给你个厉害的瞧瞧！”从左腰皮囊里掏出一团毛茸茸的物事，向龚光杰掷了过去。

龚光杰只道是件古怪暗器，不敢伸手去接，忙向旁避开，不料这团毛茸茸的东西竟是活的，在半空中一扭，扑在龚光杰背上，众人这才看清，原来是只灰白色的小貂儿。这貂儿灵活已极，在龚光杰背上、胸前、脸上、颈中，迅捷无伦的奔来奔去。龚光杰双手急抓，可是他出手虽快，那貂儿更比他快了十倍，

他每一下抓扑都落了空。旁人但见他双手急挥，在自己背上、胸前、脸上、颈中乱抓乱打，那貂儿却仍是游走不停。

段誉笑道：“妙啊，妙啊，这貂儿有趣得紧。”

这只小貂身长不满一尺，眼射红光，四脚爪子甚是锐利，片刻之间，龚光杰赤裸的上身已布满了一条条给貂爪抓出来的细血痕。

忽听得那少女口中噓噓噓的吹了几声。白影闪动，那貂儿扑到了龚光杰脸上，毛松松的尾巴向他眼上扫去。龚光杰双手急抓，貂儿早已奔到了他颈后，龚光杰的手指险些便插入了自己眼中。

左子穆踏上两步，长剑倏地递出，这时那貂儿又已奔到龚光杰脸上，左子穆挺剑便向貂儿刺去。貂儿身子一扭，早已奔到了龚光杰后颈，左子穆的剑尖及于徒儿眼皮而止。这一剑虽没刺到貂儿，旁观众人无不叹服，只须剑尖多递得半寸，龚光杰这只眼睛便是毁了。双清寻思：“左师兄剑术了得，非我所及。单是这招‘金针渡劫’，我怎能有这等造诣？”

刷刷刷刷，左子穆连出四剑，剑招虽然迅捷异常，那貂儿终究还是快了一步。那少女叫道：“长胡子老头，你剑法很好。”口中尖声噓噓两下，那貂儿往下一窜，忽地不见了。左子穆一呆之际，只见龚光杰双手往大腿上乱抓乱摸，原来那貂儿已从裤脚管中钻入他裤中。

段誉哈哈大笑，拍手说道：“今日当真是大开眼界，叹为观止了。”

龚光杰手忙脚乱的除下长裤，露出两条生满了黑毛的大腿。那少女叫道：“你这恶人爱欺侮人，叫你全身脱得清光，瞧你羞也不羞！”又是噓噓两声尖呼，那貂儿也真听话，爬上龚光杰左腿，立时钻入了他衬裤之中。练武厅上有不少女子，龚光

杰这条衬裤是无论如何不肯脱的，双足乱跳，双手在自己小腹、屁股上拍了一阵，大叫一声，跌跌撞撞的往外直奔。

他刚奔到厅门，忽然门外抢进一个人来，砰的一声，两人撞了个满怀。这一出一入，势道都是奇急，龚光杰踉跄后退，门外进来那人却仰天一交，摔倒在地。

左子穆失声叫道：“容师弟！”

龚光杰也顾不得裤中那只貂儿兀自从左腿爬到右腿、又从右腿爬上屁股，忙抢上将那人扶起，貂儿突然爬到了他前阴的要紧所在。他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双手忙去抓貂，那人又即摔倒。

梁上少女格格娇笑，说道：“整得你也够了！”“嘶”的一下长声呼叫。貂儿从龚光杰裤中钻了出来，沿墙直上，奔到梁上，白影一闪，回到了那少女怀中。那少女赞道：“乖貂儿！”右手两根手指抓着一條小蛇的尾巴，倒提起来，在貂儿面前晃动。那貂儿前脚抓住，张口便吃，原来那少女手中这许多小蛇都是喂貂的食料。

段誉前所未见，看得津津有味，见貂儿吃完一条小蛇，钻入了那少女腰间的皮囊。

龚光杰再次扶起那人，惊叫：“容师叔，你……你怎么啦！”左子穆抢上前去，只见师弟容子矩双目圆睁，满脸愤恨之色，口鼻中却已没了气息。左子穆大惊，忙施推拿，已然无法救活。左子穆知道容子矩武功虽较己为逊，比龚光杰却高得多了，这么一撞，他居然没能避开，而一撞之下登时毙命，那定是进来之前已然身受重伤，忙解他上衣查察伤势。衣衫解开，只见他胸口赫然写着八个黑字：“神农帮诛灭无量剑”。众人不约而同的大声惊呼。